

清代唐人試律選本的特質 ——以李、杜詩選為考察對象

陳美朱*

摘要

康熙54年(1715)與乾隆22年(1757),為因應朝廷科舉試詩政策,坊間出現大批指導應試所需的唐人試律選本。學界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試律詩的樣式、加考試律的原因以及考試對清代詩學的影響,相形之下,試律選本的選詩要點與發展演變,仍有不少研究空間。

本文以「試律」為核心,將清代唐詩選本概分為:單選試律、不選試律及兼選試律三種。藉由「單選試律」與「不選試律」兩種不同性質的選本比較,呈現李、杜兩大家於「單選試律」選本中,「竟在孫山之外,而無名子以一篇一句遂傳其人多矣」的現象,試律選本有別於一般唐詩選本的特殊性,於此具體可見。另外,本文也整理「兼選試律」選本內容,發現李、杜的五言長律雖非為應試而作,卻仍有眾多選本收錄,並給予高度評價。究竟李、杜的哪些五言排律是各家共同偏好選錄者?諸家選錄的理由與評賞要點何在?釐清上述問題,不僅能更全面掌握清代試律詩選特質,也能延伸理解李、杜詩在清代唐詩選本中的接受情形。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有不少試律選本多為家塾課童之用,流傳有限,文中所論的某些選本,係由哈佛燕京圖書館(Harvard-Yenching Library)中文古籍庫下載的電子書,頗具參考價值,書目網址附載於文中,方便讀者進一步查閱。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關鍵詞：排律、試律、唐詩選本、李白、杜甫

Features of *Shi-lü* Anthologies in the Tang Dynasty-- Examine the Selected Poems of Li's and Du's

Chen Mei-Ch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from Kang Xi (1715) to Qian Long (1757),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dded another test for *Pai-lü*, hence a large quantity of reference books for *Pai-lü* test were coming out.

The current studies mainly focus on the styles of *Shi-lü*, the reasons regarding added *Shi-lü* test, and the influence the test bringing to poetics in the Tang Dynasty. On the contrary, the features of selected poem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hi-lü* anthologies need further investigatio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ondition as the Tangnese were selecting Li Bai's and Du Fu's poems to compile anthologies, and probe into the features an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while the Tangnese were selecting the poems.

On the attributes of the anthologies,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s of the poems between the anthologies of *Shi-lü* and the anthologies of Tang poems, and common preference for Li's and Du's *Pai-lü* among the compilers of *Shi-lü* anthologies.

Keywords: *Pai-lü*, *Shi-lü*, Anthology of Tang poem, Li Bai, Du Fu

清代唐人試律詩選特質 ——以李、杜詩選為考察對象¹

陳美朱

一、前言

康熙 54 年（1715）與乾隆 22 年（1757），由於朝廷科舉試詩政策，坊間出現大批應試所需的唐人試律選本。學界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試律詩體式、科舉試詩的原因探析及加考試律對清代詩學的影響²，相形之下，試律選本的選詩內容與要點，仍有不少研究空間。

本文以清代所選唐人試律詩選本為研究對象，並以李、杜在選本中的選錄情形為考察重點，理由是：在一般的唐詩選本中，李、杜兩家詩作入選量堪稱數一數二，但就筆者整理清代試律詩選本所見，誠如《唐詩觀瀾集·凡例》所云：「試律本非唐人上品，李、杜大家竟在孫山之外，而無名子以一篇一句遂傳其人多矣。」（哈佛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網址詳見本節末）也因此，李、杜五言排律的入選量多在 10 首以下，但也有如《唐律清麗集》選錄高達 21（杜）/ 5（李）首者，亦有《唐詩繹》推舉杜甫為應制投贈長篇之聖手，完全未收李、杜詩者，反倒是少數（詳見下述）。令人感興趣的是，既然李、杜的五言長律並非為應試而作，將李、杜詩納入試律詩選本的理由是什麼？李、杜的哪些詩作是各家試律選本共同偏好者？而又是哪

¹ 本文承蒙科技部 104 年度計畫案（MOST 104-2410-H-006-094）補助，以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修改建議，謹此致謝。

² 關於清代科舉加考試帖以及對清代詩學的影響，詳細可參見蔣寅：〈科舉試詩對清代詩學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10（2014.10），頁 143-163；陳志揚：〈論清代試帖詩〉，《學術研究》4（2008.4），頁 131-135；楊春俏：〈清代科場加試試帖詩之始末及原因探析〉，《東方論壇》5（2005.10），頁 65-69；唐藝藝：〈清代科舉加試試帖詩之探析〉，《南陽師範學院學報》9：4（2010.4），頁 56-61。

些詩人與詩作，才是應試試律的熱門名單？若能釐清以上問題，除有助於掌握清代試律詩選特色之外，也能延伸理解李、杜詩在清代的接受情形。

清代的唐詩選本若以「試律」為核心，可概分為三種：單選試律、不選試律及兼選試律（亦即古、近體詩之外，將試律詩也選錄在內的選本）。按理說，隨著科舉試律的普及與深化，就「指導應試」的功利性而言，上述三種屬性不同的選本，「單選試律」應是為數最多、流傳最廣者，實則不然。就筆者觀察所見，三種唐詩選本流傳至今者，以單選試律者最少，完全不選試律者其次，反倒是在古、近體之外兼選試律的選本最為普遍。值得探究的是：何以在加考試律之後，「單選試律」的唐詩選本在清代並非主流？即使是標榜專選五言長律、備場屋館閣之用的選本，也都並非僅錄應試之用的試律詩，而是雜錄應制、酬贈及其他關乎政治者，選詩者如此選錄的用意又是什麼？以上問題，本文擬透過清代試律選本所選之李、杜詩，以概見清代試律選本的選詩特質。

在進入正文論述前，有必要先就考察的選本予以界定、說明。文中將選本概分為「單選試律」、「不選試律」及「兼選試律」三種，其中「**不選試律**」的選本，似與本文討論主題無關，但藉由李、杜詩在「試律選本」與「一般選本」中的選錄差異，當更能具體展現試律選本的特質。在區別分類選本時，「單選試律」與「兼選試律」的選本，因具有選錄「試律」的形式要件（兩者差異處為「試律」之外是否選錄其他詩體），易於篩選、歸類，但「不選試律」的選本為數眾多，加以選本體例繁雜，為能呈現「李、杜在一般唐詩選本中的樣貌」，避免失去比較意義，故須剔除以下情況的選本：其一，**卷數龐大**，著重於求「全」而非以「選」為要務者。如康熙年間彭定求（1645-1719）等人合編之 900 卷《全唐詩》，顯然是唐詩「全編」而非「詩選」；又如康熙 45 年（1706）徐倬（1624-1713）進呈之 100 卷《全唐詩錄》，因該書係以「人」分卷，加以卷數眾多，難以就五言排律選錄情形進行考察。其二，**選詩理念特殊者**。如康熙 27 年（1688）王士禛（1634-1711）編選的《唐賢三昧集》，僅錄開元、天寶年間計 42 位詩家，刻意不選李、杜；又如乾隆 15 年（1750）刊行的《御選唐宋詩醇》，於唐代詩家又只選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四家詩，兩部選本皆有特殊選詩理念，迥異於涵蓋全唐詩人的一般性選本。其三，**選詩僅限中晚唐**，

未能涵納李、杜詩者，如康熙年間杜詔（1666-1736）、杜庭珠（-1703-）合選之《中晚唐詩叩彈集》，即屬此類。其四，**僅選錄某類詩體**，如王士禛《古詩選》（限五、七言古詩），清初顧有孝（1619-1689）《唐詩英華》（限唐人七言律詩），二者因受選本詩體限制，未能涵納五言排律，故不列入討論。

至於文中所引用的選本，因不少試律選本僅作為家塾課童之用，流傳有限，凡註明載自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數位典藏者，係由哈佛燕京圖書館數位化中文古籍庫下載：http://hollis.harvard.edu/primo_library/libweb/action/search.do?vid=HVD。由於這類古籍現今尚未有出版社翻印出版，文中凡引用選本原文，出處僅標示原書卷數及頁碼，供讀者參考、檢索。

二、清代所選唐人試律選本分類

所謂試律，指的是唐代進士科考所採用五言六韻的五言排律。其與李、杜兩家五言排律相異者為：唐人應試的五言排律限六韻，李、杜的五言排律則不以六韻為限；唐人應試之作乃科場應試之用，須就題發揮，並以頌聖干請作結，李、杜五言排律多為友朋酬贈、記述等題材，非為應試所作，自可馳騁才華，言志抒情。故兩者雖同屬五言排律，但在詩作句數、題材與創作目的方面，卻是大異其趣的。

關於試律詩的體例要點，觀沈德潛（1673-1769）以下所言：

此體凡六韻，起聯點題，次聯寫題意，不用說盡；三四聯正寫，發揮明透；五聯題後推開，六聯收束，略似後代帖括體式，合格者入彀。³

由於試律乃專為應試之用，故又名「應試詩」；又因此體「略似後代帖括體式」，故又有稱為「試帖詩」者。然而，唐代明經科考「帖經」，以測驗士人對儒家經典、注疏的理解程度；進士科考「試律」，藉以了解士人的詩賦造詣，兩者性質原本不同，實不宜將「試律」混稱為「試帖」。印證李因培（1717-1767）《唐詩觀瀾集》論「試

³ 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香港：中華書局，1977），卷18「韓濬」條下註文，頁5b。

律」之正名：「帖經與進士無涉，非可概稱，自近代選家標以試帖，謬誤相襲，遂為世俗定名，今特為辯正，俾學者知所本焉。」⁴故以下行文若非原典即謂「試帖」，否則統稱為「試律」。

清代入關之後，原本承襲明代的八股文取士政策，試律自然乏人問津。但自康熙 18 年（1679）博學鴻詞科試五言八韻排律一首，為繼唐之後以詩取士之例，經多年朝議後，康熙 54 年（1715）「特下取士之詔，頒定前場經義性理，次場易用五言六韻排律一首，刊去判語五首，以（康熙）五十六年為始，永著為例。」⁵此一改革措施雖未如期施行，但已在當時造成不少迴響，誠如黃六鴻（1630-1717）〈唐詩筌蹄集序〉所言：「一時學者，聞風鼓舞，朝夕吟詠，罔間遐邇。」⁶雖然試詩政策並未如期施行，卻已逐漸發酵，促使人們開始研習試律。而後於乾隆 22 年（1757）正月，清高宗諭令：「嗣後會試第二場表文，可易以五言八韻唐律一首。」⁷影響所及，許多專門指導應試、或是在選本中增錄試律的唐詩選本紛紛問世。薛亞軍〈清人選評箋注唐人試帖〉一文提及所見清代選唐人試帖有 17 種⁸；韓勝《清代唐詩選本研究》謂其所見有 30 餘種，與孫琴安《唐詩六百種提要》所見本互有補充。⁹而大量選本的刊印出版¹⁰，也正是清代科舉試律所產生的後續效應之一。

由於清代所選唐人試律詩，係供仕人舉業揣摩，或作為家塾課童之用，加以試律詩為干祿求試而作，歷來不乏「試律本非唐人上品」¹¹、「實非詩家之所尚」¹²的

4 清·李因培評選：《唐詩觀瀾集》（哈佛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卷 15，頁 2b。

5 清·陶煊：《唐五言六韻分類排律選》卷首之〈唐五言六韻分類排律選序〉。按：本書筆者目前尚未得見，引自蔣寅：〈科舉試詩對清代詩學的影響〉註 4，頁 144。

6 清·黃六鴻：《唐詩筌蹄集》（哈佛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卷前序文。

7 清·覺羅勒德洪等修纂：《大清歷朝實錄·高宗實錄》第 15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乾隆廿二年正月庚申」條，頁 695。

8 薛亞軍：〈清人選評箋注唐人試帖簡說〉，《中國典籍與文化》2（2001.6），頁 81-84。

9 韓勝：《清代唐詩選本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頁 170。

10 清代試帖詩的刊印出版，詳細可參見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上海：上海書店，2005），頁 200 以下所述清代各家唐詩選本。另外，賀巖：《清代唐詩選本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第二章第二節〈唐人試帖選與清代科考〉，對清人編選唐人試帖的背景與發展亦有所概述，可取之對照參考，頁 36-63。

11 清·李因培評選：《唐詩觀瀾集》（哈佛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卷前〈凡例〉第 11 條。

12 清·黃叔燦：《唐詩箋註》（哈佛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卷前〈凡例〉第 2 條。

負面評價，以致唐人試律雖多，卻流傳有限。試觀康熙年間葉之榮（-1715-）〈唐詩類釋序〉所言：

唐詩之流布於今者，不下數十百種，而應試詩獨寥寥無幾。蓋應試詩如今日之鄉會墨，大率皆斂才就法帖，然於規矩準繩之中，非如嘲風弄月、對景興懷之大放厥詞而馳騁其才華者可比。以故試詩雖多，而流傳則少。¹³

其實，「試詩雖多而流傳則少」的不止是唐人試律之作，清代刊行的清人試律詩選也是如此。陳伯海〈唐人選唐試帖詩概說〉一文分析指出：「試帖詩作為詩之一體，且本身肩負著點綴升平、鼓吹休明的政治功能，它之受到執政者的青睞，迅速被推向廣泛的社會傳播與習作研討，自亦是順理成章之事。」然而，「隨著大清盛世的消逝，熱流也就很快轉為曇花一現，這只要看乾隆之後唐試帖詩的選本，歷史記載僅嘉慶年間所刊喻端士《唐試帖約》二卷這一種，便可知其彷彿。」¹⁴也因此，儘管康、乾兩朝有大量唐人應試詩選本刊行，但流傳至今者，實不多見。

為能深入理解試律選本的特質，本文以「試律」作為選本分類核心概念，將清人所選唐詩選本概分為：單選試律、不選試律及兼選試律三種。其中「不選試律」者雖與試律無關，但透過「單選試律」與「不選試律」的選本比較，可具體呈現試律選本與一般選本的差異；而透過古、近體之外「兼選試律」的選本，則可進一步理解李、杜五言排律與應試試律的差別。以下就這三種類型選本逐項整理、說明。

（一）單選試律的唐詩選本

先就「單選試律」的選本來看。筆者目前所見全書內容，有原刊於康熙 54 年，重刊於乾隆 43 年（1778）的臧岳（-1715-）《聞式堂唐詩類釋》（哈佛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以下簡稱《唐詩類釋》）。據卷前〈例言〉第 6 條所云：「茲則分門別類，總為舉

¹³ 清·臧岳：《聞式堂唐詩類釋》（哈佛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卷前所錄序文。葉之榮序文謂士人創作試律詩「大率皆斂才就法帖」，清人也有類似的看法，如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卷 18 亦云：「（唐）當時才士，每細心揣摩，降格為之。」頁 5b，「韓濬」條下；清·李重華：《貞一齋詩說》第 30 條亦云：「古人應試，無不斂才就法帖，不如此，亦不能入彀。」收入丁福保編：《清詩話》下冊（臺北：西南書局，1979），頁 855。

¹⁴ 陳伯海：〈清人選唐試帖詩概說〉，《古典文學知識》5（2008.10），頁 77。

業家揣摩計。」第7條亦云：「是編皆場屋應試之作。」可見本書具有指導應試之用。既然純為「舉業家揣摩計」，也就剔除與應試無關的古體與律、絕等近體，僅選錄應試所需的六韻或八韻的試律詩，並按詩題性質分為16類¹⁵，全書共19卷，每首詩題下均有題解、附考，詩後並附音注、質實、疏義、參評、闕疑等等。由於詳盡實用，切合考生應試需求，堪稱是清代被翻刻版次數最多的試律詩選本。¹⁶

刊於乾隆25年的紀昀（1724-1805）《唐人試律說》¹⁷，則是另一部單選唐人試律的選本。書中收錄唐人試律計76首，採「隨說隨錄」方式，該書選錄標準，據卷前〈唐人試律說序〉所言：「藉以論詩，不求備也」，故詩作編排並非依作者生平年代排序，亦非如臧岳《唐詩類釋》按詩題分類，大致上僅有「將同類型題目放在一起的趨向」。¹⁸其外甥馬葆善（?-?）於該書末頁自陳：「己卯（按：乾隆24年）之春，葆善從舅氏讀書閱微堂，於時科舉增律詩，舅氏授經之餘，亦時以是督葆善。……因舉案上唐試律，句句字字為葆善標識，葆善敬錄藏之。」可見本書是因應朝廷試詩政策，指導學子應試所編的教材。所選各詩，詩後皆附總評，詳細說解詩題、章法、用字、用韻等細節，並為讀者揭示該詩的「詩法」所在。由於持論刻核，頗見說詩者之見地與用心，有別於當時坊本之剽竊與抄錄故實，非常具有參考價值。今人彭國忠主編《唐代試律詩》，即以此書為選錄藍本。¹⁹

¹⁵ 該書所選皆為唐代應試詩題，全書依詩題分類，如〈日暖萬年枝〉歸於「乾象類」之「日」；〈春色滿皇州〉則歸於「歲時類」之「春」；〈海不揚波〉歸於「坤輿類」之「海」。全書所分16類，先後依序為：乾象、歲時、坤輿、人事、禮儀、音樂、文苑、武功、宮室、服御、珍寶、植木、花草、飛禽、走獸、蟲鳥。

¹⁶ 蔣寅：〈科舉試詩對清代詩學的影響〉一文指出，臧岳《唐詩類釋》一書，最早有康熙54年刊本，後於乾隆24年重訂清初刊本，乾隆26年有三樂齋藏板本，乾隆27年有積秀堂重訂康熙刊本（見頁149-150）。該文於頁151註2另云：除以上所提版本外，還有乾隆元年三樂齋刊本、乾隆38年重刊本、乾隆40年刊本，乾隆43年三樂齋又改名《聞式堂唐詩類釋》重新刊行，此後嘉慶5年又有立本堂刊本行世，蔣寅故而謂本書為清代翻刻版次數最多的試帖詩選。

¹⁷ 清·紀昀：《唐人試律說》，收入新文豐出版社編：《叢書集成三編》第61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全書520頁，收詩76首。

¹⁸ 見邱怡瑄：《紀昀的試律詩學》（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頁117。

¹⁹ 彭國忠主編，韓立平、王婧之、獨孤嬋覺注評：《唐代試律詩》（合肥：黃山書社，2006），卷前〈前言〉謂本書選錄171首詩，其中「紀昀的《唐人試律說》為選錄的藍本。」頁7。

(二) 不選試律的唐詩選本

再看清代「不選試律」的唐詩選本。這類選本依內容又可細分為二：其一，選本中完全不選錄五言排律，連帶的將試律排除在外者；其二，雖錄五言排律，卻不選應試之用的唐人試律者。符合上述條件的選本有以下數部：

表一：清代不選試律的唐詩選本

選者及選本名稱	卷數	五排選錄情形	最早成書年代	參考所見出版資料
黃生《唐詩摘鈔》	4	未選五排	康熙 24 年	安徽大學出版社 2009 年
吳烜《唐詩選勝直解》 ²⁰	8	選五排 1 卷 27 首	康熙 26 年	哈佛燕京圖書館數位 典藏
王夫之《唐詩評選》 ²¹	4	未選五排	康熙 29 年	河北大學出版社 2008 年
吳廷偉、顧元標《唐詩體經》 ²²	6	未選五排	康熙 42 年	哈佛燕京圖書館數位 典藏
康熙御定《御選唐詩》	32	未選五排	康熙 52 年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集部 705-706 冊
孫洙《唐詩三百首》	8	未選五排	乾隆 28 年	陳婉俊輯注，中國書 店 1991 年
黃叔燦《唐詩箋註》	10	未選五排	乾隆 30 年	哈佛燕京圖書館數位 典藏
姚鼐《今體詩鈔》	18	卷 1 至卷 9 選各 家五排 98 首	嘉慶 3 年	《四部備要》本集部 584 冊
桂延《唐詩韻選》	4	未選五排	道光 30 年	哈佛燕京圖書館數位 典藏

²⁰ 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謂本書「無序，亦無凡例、卷數，皆選近體詩」，頁 363。但就筆者所見版本，該書卷前不但有「康熙丁卯（按：康熙 26 年）仲春上浣仁和後學沈佳謹序」等字樣，隨後並附〈凡例〉13 則，全書未標卷數，先後收錄：五言古風、七言古風、五言排律、七言長篇、五言律詩、七言律詩、五言絕句、七言絕句共 8 種詩體，每卷單選一種詩體，並非如孫琴安所言「皆選近體詩」。

²¹ 本文參見清·王夫之評選，任慧點校：《唐詩評選》（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8），該書〈後記〉引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云：「庚午補天穿日，船山老夫序」，推論王夫之一系列的詩歌評選著作，即《唐詩評選》、《古詩評選》、《明詩評選》，應成書於康熙 29 年（1690）前後，與王夫之卒年（1692）相近。

²² 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謂《唐詩體經》僅有 4 卷，專選唐五、七言律絕（見頁 254），但就筆者所見，該書除五、七言律、絕外，另有五、七言古體（共 6 卷），卷末另附六言絕句。

由表格所列選本刊刻年代來看，前五部康熙年間刊行的選本，都成書於康熙擬詔令科舉次場改試五排六韻之前（康熙 54 年）。其中僅有《唐詩選勝直解》選錄五言排律 1 卷計 27 首，以應制之作居多。後四部成於乾隆、道光年間的選本，均未收錄指導應試的唐人試律。

推論以上選本所以不錄唐人應試詩作，由前五部選本都成書於康熙擬詔令試律政策（康熙 54 年）之前來看，既然缺乏指導應試的功利誘因，不選錄唐人應試詩作是可以理解的。後四部選本，皆成於乾隆 22 年明令加考五言八韻排律之後，這些選本的共通點是：均為啟發童蒙學詩²³的教本，因此，儘管朝廷明令加考試律，但就「指導童蒙學詩」的立場而言，應試之用的五言排律，不論是格式與內容，皆有其特殊要求，觀黃叔燦（?-?）《唐詩箋註》卷前〈凡例〉第 2 條所言：

五言長律，亦近體之一，所尚在氣局嚴整，屬對工切，轉接變換，有開闔相生之妙，此惟才力有餘者能之。若六韻、八韻之**試帖**，唐人專用於應舉、應制，求其工妙則甚難，而**實非詩家之所尚**。二者姑俟緩圖，不及並載。

此外，道光年間桂延（?-?）《唐詩韻選》卷前所附〈讀法〉第 1 條，亦自言：「是編原為初學津梁，古作多縱逸沈雄，**非初學所能遽解**，故置未選。」其所以選錄五、七言律詩、絕句，而不選錄以縱逸沈雄為尚的古體詩，應是顧及「非初學所能遽解」，連帶的也將近體詩進階的「唐人試律」棄而未選。²⁴

（三）兼選試律的唐詩選本

²³ 由《唐詩三百首》卷前所附〈蘅塘退士原序〉文自言本書乃「家塾課本，俾童而習之，白首亦莫能廢。」點明本書乃家塾課童之用。黃叔燦《唐詩箋註》卷前沈德潛序文，即稱本書「為初學津梁，允足以指迷而啟悟矣。」該書〈凡例〉第 1 條，亦云編輯目的在於「以便初學之誦習。」姚鼐《今體詩鈔》卷前〈五七言今體詩鈔序目〉，謂本書之編選，在於「維持詩學，導啟後進，則亦足矣。」桂延《唐詩韻選》（哈佛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卷前〈敘〉文，也自言本書「為家塾課童子之本」。

²⁴ 必須補充說明的是，並非所有標榜「為初學之用」的選本都不選五言排律或試律，如紀昀《唐人試律說》、黃六鴻《唐詩筌蹄集》、牟欽元《唐詩五言排律箋注》，都將試律納入選本之中。可見選家對「初學」的定義未必相同。若初學者指的是「童蒙幼學」，對詩作格律毫無概念者，應試之用的五言排律便可能被剔除在選本之列，桂延《唐詩韻選》即屬此類。但若初學者指的是「有詩學基礎、擬初學應試之用的試律者」，五言排律反倒可能如《唐詩類釋》及《唐人試律說》般，成為選本的核心詩體了。

所謂「兼選試律」者，有別於單選試律選本僅錄應試所需的單一詩體，選本中除了試律之外，另選錄其他詩體。這類選本按內容又可細分為：「僅錄五言排律而兼選試律」及「選錄古、近體而兼選試律」兩種。

先就「僅錄五言排律而兼選試律」的選本來看。筆者所見者計有：

表二：清代僅錄五言排律，兼選應試試律的唐詩選本

選者及選本名稱	卷數	內容概要	最早刊刻年代
黃六鴻《唐詩筌蹄集》 哈佛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	6	選六韻五排，應試僅收錢起〈湘靈鼓瑟〉，多應制、酬贈、記述之題，按詩人生平分卷	康熙 54 年
牟欽元《唐詩五言排律箋注》 哈佛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	7	選六韻五排，依詩人生平分卷，應試、應制、酬贈、記述同卷	康熙 54 年
徐曰璉、沈士駿《唐律清麗集》 哈佛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	6	依詩題分應制、應試、酬贈、記述四類，每類按韻數多寡分先後順序	乾隆 22 年
周大樞《應試排律精選》 哈佛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	6	卷 1-2 選唐人應試及應制詩，卷 3 選宋元明，卷 4-6 選清代	乾隆 23 年

以上 4 部選本，皆集中於康、乾兩朝詔令試詩政策之際（康熙 54 年、乾隆 22 年），明顯為因應考試政策的產物。選本僅收錄五言排律一體，全書不過 6-7 卷而已。選本內容除了應制、酬贈、記述之類的五言排律之外，也兼選應試之用的試律。值得探究的是，這類選本既作為應試津梁，何以不單單選錄應試所需的試律，而要納入應制、酬贈、記述之類的五言排律呢？關於這一點，選詩者多不諱言：

排律特詩中之一體，取今時最急者先之耳。然詩雖一體，而**取材淹博，理識明通，無不裕各體之用**，以此挹彼，何所不宜？如但云吾學排律而已，固易視夫排律，亦豈詩之止境哉？且愚俟稍暇，全集即出，何莫非升高行遠之一助乎？（《唐詩筌蹄集·凡例》）

（選者自言去官閒居，聞康熙詔令二場欲試以詩，遂）取唐人五言排律，選其中正和平，喬皇典麗可為程式者，又間附以月露風雲，美人香草，發乎情止乎禮義者……**所以鼓吹休明，潤色鴻業**，以副我皇上聲教之至意。（《唐詩五言排律箋注·序》）

（乾隆 22 年）功令鄉會次場試五言八韻唐律一首……不專錄八韻者，唐人

八韻詩不多見，程式未備，且恐學者不窺乎長律之體之全而沾沾惟八韻是求也。分應制、應試、酬贈、記述四門，辨體裁也。不專錄試體，試體非唐人精詣，取法乎上者所未安，況體裁攸別，而法脈神理同條共貫，為學者博其指（旨）趣，猶前志也。（《唐律清麗集·凡例。》）

是集為應試而選，故所載多試帖五排至應制詩篇，其體與試帖相埒，且為將來身列西清者所必用，故併選以備揣摩。（《應試排律精選·凡例》）

歸納以上引文可知：於試律之外，另選應試、酬贈、記述等五言排律，應是考量試律畢竟為應試所需的官樣文章，並非唐詩之精詣，若單一選錄試律之作，惟恐學詩者「沾沾惟八韻是求也」；何況於試律之外選納其他題材的五言排律，也有「取材淹博」、擴展視野之效。再者，應試只是仕宦初階，一旦中舉，置身朝堂，鼓吹休明、潤色鴻業的應制之作便不可少；同僚交遊互動，更免不了酬贈、記述之作。為使學詩者能「升高行遠」（黃六鴻語），於試律之外另選應制、酬贈的五言排律，確實是有必要的。

再就「各體皆收，兼選試律」的選本來看：

表三：清代各體皆收，兼錄試律的唐詩選本

選者及選本名稱	卷數	選五排及試律概要	最早刊刻年代
錢良擇《唐音審體》 ²⁵	20	卷 11 選應制 40 首，省試 42 首，卷 12-13 選五言排律 60 首。	康熙 43 年
劉文蔚《唐詩合選》 ²⁶	12	卷 8 選五言排律 21 首，卷 9-12 選試律 258 首	乾隆 22 年
宋宗元《網師園唐詩箋》 哈佛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	18	卷 17-18 選五言長律，卷 18 詩題下標「試帖」者計 13 首	乾隆 23 年
李因培《唐詩觀瀾集》 哈佛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	24	卷 8-11 收五言排律計 183 首，卷 15-20 收試律 300 首，卷 24 收詠物五排 25 首	乾隆 24 年

²⁵ 清·錢良擇：《唐音審體》，昭質堂藏版，本文參考版本為臺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庫館藏。

²⁶ 清·劉文蔚著，楊業榮編選：《唐詩合選》（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6），本書僅有 8 卷，編者於本書〈前言〉自云：「出版這本書，我沒有做增刪的工作。」但參考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本書共有 12 卷，筆者檢閱劉文蔚《唐詩合選》12 卷，卷 1-8 內容及目次與楊業榮編選本相同，卷 9 收試律 50 首，卷 10 收 76 首，卷 11 收 68 首，卷 12 收 64 首，計 258 首。參見越南國家圖書館、越南喃保護基金會：〈唐詩合選詳解〉，《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化計畫》網站，2009 年 6 月 9 日，網址：<http://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967/>（2016 年 5 月 10 日上網）。

沈德潛《唐詩別裁集》重訂本	20	卷 17-18 選五言長律，題下標「試帖、省試」等字樣者計 32 首	乾隆 28 年
楊逢春《唐詩繹》 哈佛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	30	卷 24-26 選五言排律，卷 24 多應制，卷 25 單選李、杜五排，卷 26 選應試之作 33 首 ²⁷	乾隆 39 年

以上選本，異於「僅錄五言排律而兼選試律」者有二，其一，由於諸體兼收，試律既為詩之一體，自然也在選錄之列，從而沖淡選本的應試色彩，以致**選本的刊刻未必與試詩政策必然相關**，如錢良擇（1645-？）《唐音審體》即刊刻於康熙 54 年擬詔令試詩政策前。其二，諸體兼收的選本堪稱是「詩體大全」，通常**卷數龐大**，如楊逢春（-1775-）《唐詩繹》即高達 30 卷，並有專卷選錄李、杜五言排律，相形之下，僅錄五言排律的選本不過 6-7 卷之數。可見以「取材淹博」而言，諸體兼收的選本要比單錄五言排律者更有說服力；但就「應試津梁」而言，僅錄五言排律兼收試律，自然較具有商業牟利的效益了。

三、李、杜詩在「單選試律」與「不選試律」選本中的差異

本文以「試律詩」為核心，將清代的唐詩選本概分為「單選試律」、「不選試律」及「兼選試律」三類。由於李、杜並無為應試而作的五言排律，因而在單選試律的選本（如臧岳《唐詩類釋》及紀昀《唐人試律說》）中，李、杜詩並未入選。

在「兼選試律」選本中，李、杜的五言排律也限於酬贈、記述之題，凡涉及應試、應制之類，李、杜的入選量也都掛零。相對的，在「不選試律」的唐詩選本中，李、杜詩的入選總量都在選本的前三名之內，透過以下表格數據資料可見不虛。

²⁷ 清·楊逢春：《唐詩繹》（哈佛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卷 26 共收五言長律 43 首，扣除非應試詩題（如錢起〈題玉村叟壁〉、〈奉和宣城太守南亭秋夕懷友〉）等計 10 首，共得 33 首。

表四：清代「不選試律」唐詩選本選錄李、杜數量及名次

選家與選本名稱	李白		杜甫	
	入選量	名次	入選量	名次
黃生《唐詩摘鈔》	22	3	28	1
吳焜《唐詩選勝直解》	31	2	39	1
王夫之《唐詩評選》	43	2	91	1
吳廷偉、顧元標《唐詩體經》	74	2	75	1
康熙御定《御選唐詩》	126	1	80	2
孫洙《唐詩三百首》	29	2	39	1
黃叔燦《唐詩箋註》	54	3	131	1
姚鼐《今體詩鈔》	42	3	160	1
桂延《唐詩韻選》	20	3	36	1

由於《唐詩摘鈔》、《唐詩箋註》、《今體詩鈔》與《唐詩韻選》，都只選近體而不錄古體，以致較擅長古體創作的李白²⁸都以稍微差距屈居第三，略遜於《唐詩摘鈔》的王維（25 首），《唐詩箋註》的李商隱（58 首），《今體詩鈔》的王維（47 首）及《唐詩韻選》的王維（22 首）。杜詩的入選總量，除了在選詩偏好「宴遊酬贈」主題的《御選唐詩》²⁹略遜李白之外，其餘皆高居各部選本之首。

令人好奇的是：在李、杜詩缺席掛零的「試律詩選」領域，哪些詩人是詩選家心目中的「試律高手」呢？

檢視「單選試律」及「兼選試律」這兩類選錄唐人試律的選本，其中臧岳《唐詩類釋》與紀昀《唐人試律說》所錄皆為應試詩，李因培《唐詩觀瀾集》卷 15-20 選五言六韻試律共 300 首，《唐詩合選》卷 9-12 選 258 首試律，《唐律清麗集》2 卷共選試律 94 首，以上選本因選詩數量較多，重複選錄同一詩家的情況較為明顯，可藉由比對歸納出唐代「試律高手」名單。相較於其他兼選試律的選本，集中選錄試

²⁸ 葛景春論李、杜兩家擅長詩體差異，謂李白長於古詩，杜甫長於近體，並由明人劉世教《分體李白全集》統計李白五、七言古詩有 720 首，全詩集總量 72%，但近體則僅佔 28%；相形之下，杜甫則是近體詩作佔詩集總量 71%，古體詩為 29%，李、杜兩家在古、近體的創作表現恰好成對比。參見葛景春：《李杜之變與唐代文化轉型》（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卷前〈前言〉，頁 8-9。

²⁹ 關於《御選唐詩》的選詩傾向與選錄李、杜的差異，詳細可參見陳美朱：《明清唐詩選本之杜詩選評比較》（臺北：學生書局，2015），「第四章：清代《御選唐詩》與《唐宋詩醇》的選詩傾向及李杜詩形向比較」，頁 81-119。

律多寡不一，少者如《網師園唐詩箋》僅選 13 首，多者如《唐詩釋》1 卷 33 首，在選錄數量少的情況下，自然以「人各一首」的方式選錄，較難看出詩選家所偏好的詩家名單。以下故而以《唐詩類釋》、《唐人試律說》及《唐詩觀瀾集》、《唐詩合選》、《唐律清麗集》這些選錄試律較多的選本作為考察重點，整理選本中入選數量較多的詩家，藉以理解詩選家心目中的唐代「試律高手」究竟是哪些人。

表五：試律詩選本中的熱門詩家名單及選錄數量

選本名稱	試律入選量較高的詩家，() 內為入選數量
唐詩類釋	蔣防 (6)、鄭谷 (5)、白行簡 (5)、張聿 (5)、白居易 (4)、公乘億 (4) 張仲素 (4)、元稹 (4)、薛能 (3)、張籍 (3)、劉得仁 (3) 李頻 (3)
唐人試律說	元稹 (3)、蔣防 (3)、白行簡 (2)、周存 (2)、馬戴 (2)、陸贄 (2) 劉得仁 (2)、李頻 (2)
唐詩觀瀾集	張仲素 (4)、白行簡 (4)、公乘億 (4)、鄭谷 (4)、黃滔 (4)、李頻 (4) 元稹 (3)、陸贄 (3)、張聿 (3)、范傳正 (3)、蔣防 (3)、劉得仁 (3)
唐詩合選	蔣防 (6)、元稹 (5)、白行簡 (5)、鄭谷 (5)、張仲素 (4)、薛能 (4) 張聿 (4)、徐敞 (4)、張隨 (3)、張籍 (3)、黃滔 (3)、劉得仁 (3) 公乘億 (3)
唐律清麗集	白行簡 (3)、李華 (2)、張子蓉 (2)、裴夷直 (2)、黃滔 (2)，其餘皆人各 1 首

以上選本入選量較多的詩家名單，較常出現的是：白行簡 (19)、蔣防 (18)、元稹 (15)、鄭谷 (14)、張聿 (12)、劉得仁 (11)、公乘億 (11)、黃滔 (9)、李頻 (9)、張仲素 (8) 等人。此外，試律詩選中的作者標「無名氏」或「失名」者也所在多有，如《唐詩類釋》高達 32 首，《唐人試律說》有 7 首，《唐詩觀瀾集》有 15 首，《唐詩合選》則有 7 首，《唐律清麗集》亦有 2 首，恰可印證《唐詩觀瀾集》第 11 條〈凡例〉謂「試律」一體：「李杜大家，竟在孫山之外，而無名子以一篇一句遂傳其人多矣」的特殊現象。

倘若進一步追問：何以李、杜在一般選本中多名列前茅，在應試詩選本「竟在孫山之外」？欲理解箇中緣由，就必須先認識應試詩的寫作特點與要求。試觀以下諸家所論試律詩的寫作要點：

此體凡六韻，起聯點題，次聯寫題意，不用說盡；三四聯正寫，發揮明透，五聯題後推開，六聯收束，略似後代帖括體式，合格者入彀。（《唐詩別裁集》

卷 18，頁 5b)

應試之作，以穩愜為第一義。彼失黏失韻，誤解題旨，字犯不祥，言涉違礙，有一於此，固在必斥。或意寓干請則卑，過存身分則亢，使事奧僻則晦，著語旖旎則佻，此類皆謂之不穩。能於穩愜中復精警出色，斯真萬選錢耳。（《唐律清麗集》卷前〈附論試體詩七則〉之第 3 則）

雜體之詩，驅題就我；試帖之作，束我就題。稍或縱放，語雖奇麗，與題無著矣。是天下詩之難作未有過於試帖者，試帖一工，何所不可？³⁰

《唐詩別裁集》所論，偏於應試詩六聯之間的章法結構安排；《唐律清麗集》則強調應試詩作應如何達到「穩愜」，包括用字、使事、寓意各方面都要留意，而在規矩繩墨之外，又須精警出色，實屬不易。至於王錫侯（1713-1777）以「驅題就我」及「束我就題」來區分一般詩作及應試試律的寫作差異，更是言簡意賅、一語中的。由於試律詩限於科場應試，必須就題發揮，並以頌聖作結，誠如商衍鑾（1875-1963）論試律之侷限所言：「不能如別體詩之直抒己見，議論宏遠，褒貶盡情，諷刺任意，揆之興、觀、群、怨之旨，風、雅、比、興之義，多有未合。」³¹

要之，比較「不選試律」與「單選試律」的兩類選本，李、杜兩家在「驅題就我」的一般唐詩選本中，入選量堪稱是數一數二；但在「束我就題」的「試律」詩選區塊，卻出現李、杜兩大家「竟在孫山之外，而無名子以一篇一句遂傳其人多矣」的現象，無怪乎沈德潛論唐人試律之作，不免要發出：「當時才士，每細心揣摩，降格為之，李、杜二公不能降格，終不遇也。」³²的感慨。

四、李、杜五言排律在「兼選試律」選本中的樣貌

³⁰ 清·王錫侯：《唐詩試帖課蒙詳解》例言，轉引自周作人：〈再談試帖〉，《秉燭談》（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頁 119。

³¹ 商衍鑾：《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及有關著作》（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頁 264。

³² 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卷 18〈韓瀆〉詩前註文，頁 5b。

「試律」固然是李、杜詩集中欠缺的區塊，但兩家卻有不少酬贈、記述的五言排律，欲理解這類詩作的選錄情形與入選原因，有必要由「僅錄五排兼選試律」（見〈表二〉）以及「各體皆收兼選試律」（見〈表三〉）選本中尋找解答。至於〈表一〉所列「不選試律」的《唐詩選勝直解》與《今體詩鈔》，由於選本中有不具應試之用的五言排律，其中包含李、杜的五排之作，故而一併納入考察。

以下表格是李、杜五言排律在 12 部唐詩選本入選次數超過三次以上者。

表六：李白五言排律選錄熱門詩作

詩題	選本	筌蹄	五排	清麗	應試	審體	網師	觀瀾	別裁	詩繹	選勝	今體	合選	小計
送友人尋越中山水		⊙	⊙	⊙		⊙	⊙		⊙	⊙		⊙		8
送儲邕之武昌		⊙	⊙	⊙					⊙	⊙		⊙	⊙	7
秋日登揚州西靈塔				⊙		⊙	⊙		⊙					4
秋日與張少府楚城韋公藏書高齋作			⊙				⊙		⊙			⊙		4
中丞宋公以吳兵赴河南軍次尋陽……				⊙					⊙	⊙		⊙		4
宣州九日聞崔侍御與宇文太守遊敬亭		⊙								⊙	⊙			3
春日歸山寄孟浩然				⊙		⊙							⊙	3

表七：杜甫五言排律選錄熱門詩作

詩題	選本	筌蹄	五排	清麗	應試	審體	網師	觀瀾	別裁	詩繹	選勝	今體	合選	小計
重經昭陵		⊙	⊙	⊙	⊙		⊙	⊙	⊙	⊙	⊙	⊙		10
春歸		⊙	⊙	⊙			⊙		⊙	⊙	⊙	⊙	⊙	9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		⊙	⊙	⊙	⊙	⊙		⊙		7
投贈哥舒開府翰				⊙		⊙	⊙		⊙	⊙		⊙		6
寄李十二白				⊙		⊙	⊙		⊙	⊙		⊙		6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				⊙			⊙		⊙	⊙	⊙	⊙		6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							⊙		⊙	⊙	⊙	5
行次昭陵				⊙			⊙		⊙	⊙		⊙		5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				⊙		⊙			⊙	⊙				4

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因寄高三十五書記			⊙			⊙		⊙	⊙				4
上韋左相			⊙					⊙	⊙			⊙	4
謁先主廟			⊙			⊙		⊙				⊙	4
贈特進汝陽王			⊙					⊙	⊙				3

歸納〈表格六〉及〈表格七〉的李、杜五言排律詩題，若依《唐律清麗集》的分類法，將五言排律分為應制、應試、酬贈、記述四門，則李白的五言長律以友朋酬贈者居多，杜甫則是酬贈、記述兼而有之。至於這些詩作的評價要點，由以下觀之：

李白〈送儲邕之武昌〉：**以古風起法運作長律**，太白天才不拘繩墨乃爾。（《唐詩別裁集》卷 17，頁 19a）

李白〈送儲邕之武昌〉：長律以古調行之，**尤老橫無敵**。（《唐詩繹》卷 25，頁 1b）

李白〈秋日登揚州西靈塔〉：**入手高超**，能以古筆為律體。（《唐詩別裁集》卷 17，頁 19b）

杜甫〈投贈哥舒開府二十韻〉：**有氣象有神力，開合變化，自中規矩**。（《唐詩別裁集》卷 17，頁 21b）

杜甫〈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此與昭陵（按：指〈重經昭陵〉）諸作，皆工部極嚴重典麗之作，須其**精彩外敷，逸氣內運**，故鍊不傷格，婉而多風。（《唐詩觀瀾集》卷 11，頁 10a）

杜甫〈謁先主廟〉：三分割據，君臣魚水，孔明之鞠躬盡瘁，後主之面縛出降，起數句中包括殆盡，**何等筆力**。（《唐詩別裁集》卷 17，頁 27b）

歸納以上評賞要點，多就李、杜詩的運筆命意與章法結構而發，如謂李白「以古筆為律體」，謂杜甫「有氣象有神力」、「精彩外敷，逸氣內運」、「何等筆力」云云。然而，李、杜的五言排律畢竟是「驅題就我」之作，其創作理念與「束我就題」的試律詩終究有別，更何況試律之作另有「失黏失韻、誤解題旨、字犯不祥、言涉違礙、有褒無貶、有頌無刺」³³等種種寫作避忌，李、杜的五言排律既非為應試而作，何

³³ 參見清·徐曰璉、沈士駿：《唐律清麗集》卷前〈附論試體詩七則〉之第 3 則，及清·紀昀：《唐人

以眾多「兼選試律」的選本要選錄李、杜的五言排律呢？

首先，就詩作格調而言，試律詩歷來所以而為人詬病，在於考生汲汲等第之思，詩作多祈請卑屈之思，以致有「卑格」³⁴之訾。而欲使學詩者於矩矱限制之外，尚能求其精神氣象，李、杜「老橫無敵、入手高超、氣象神力、逸氣內運、何等筆力」的五言排律，實有取法乎上、博其旨趣的效益。楊逢春選《唐詩繹》，自言於書中所以選錄李、杜兩家詩特多，在於「兩家詩兼眾美而自具鑪錘，故能仿古人而高出於古人」，故選李、杜背後實寓有「標大家之極軌」³⁵之意；而《唐律清麗集》之所以「論詩以少陵為歸」，於試律之外，另收應制、酬贈、紀述之排律，也是「恐學者不窺乎長律之體之全，而沾沾惟八韻是求也。」³⁶在在透露選家將李、杜五言排律納入選本的用心。

再者，試律雖然強調章法之間的關聯照應，但求之李、杜的五言排律，又何嘗沒有切題發揮、前後照應的傑作，可供讀者參考？檢閱以下各家詩評內容：

李白〈送友人尋越中山水〉：**首二句**點題作提筆，「千巖」**六句**頂首句，申寫越中山水之堪尋；「八月」**四句**頂二，申寫高才於此，定饒詩酒之逸興，恰收到「尋」字意結。（《唐詩繹》卷 25，頁 4a）

杜甫〈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起**以物候生情，點染別緒，最為巧妙；**結**以禽鳥生情，形容送別，極有含蓄。**前後照應**，作法森然，真傑構也。（《唐詩筌蹄集》卷 4，頁 17a）

杜甫〈春歸〉：**首聯**是久出而歸，見花竹陰翳，有三徑就荒、松菊猶存之意。**甲子**、年華卻緊相對，大得屈指久別之情。**中二聯**寫題面「春歸」字，浮鷗、

試律說評元稹〈玉卮無當〉云：「試律之體，有褒無貶，有頌無刺，不得不立意斡旋，此立言之體也。」頁 22a。

³⁴ 清·紀昀：《唐人試律說》卷前序文云：「詩至試律而體卑，雖極工，論者弗尚也。」頁 1a。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卷 18〈韓濬〉條下，論其選「試律」的標準：「一切祈請卑屈者斥之。」頁 5b；卷 17，評李華〈尚書都堂瓦松〉云：「不落纖巧，結意脫祈請卑格。」頁 29a；卷 18，評韓愈〈學諸進士作精衛銜石填海〉亦云：「清空揮灑，本非試場中作，自然脫去卑靡。」頁 14b。此外，清·李因培評選：《唐詩觀瀾集》，卷 15，評〈越裳貢白雉〉也有：「唐人試律，結句多用自喻干請，其品甚卑，亦見一代士氣不振處。」頁 3a。

³⁵ 清·楊逢春：《唐詩繹》，卷前〈凡例〉第 5 條。

³⁶ 清·徐曰璉、沈士駿：《唐律清麗集》（哈佛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卷前〈凡例〉第 1 條。

輕燕，皆春景也，遠字、浮字、靜字寫得極生動；輕字、受字、斜字寫得極飄逸。末四句寫「歸」字妙甚，回首興思，豈可以有盡之生，奔馳於多梗之路，向來寄情詩酒，可以忘家者此耳。末二句正轉傾壺句作結。（《唐詩選勝直解》五言排律卷，頁 17b）

杜甫〈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首四句劈空直起，突兀作勢；中幅分頂細密，絲絲入扣；後四收繳題事，句句筋節。（《唐詩釋》卷 25，頁 21a）

引文內容皆就詩作各聯如何扣題、如何起結、如何照應而發，因此，儘管李、杜五言排律與科場應試之作有別，但就詩作的章法脈絡而論，彼此間仍不妨神而明之、同條共貫的。

要言之，由「僅錄五排兼選試律」及「各體皆收兼選試律」的唐詩選本觀之，其所選錄的李、杜五言排律，儘管皆為與應試無關的酬贈、記述之作，但透過這類詩作，卻有助於提升應試詩的格調，領略章法照應關係。葉之榮〈唐詩類釋序〉曾稱揚臧岳《唐詩類釋》一書：「不惟唐人試詩之源流於此可考，而凡所為子美、太白與夫數十家之詩，焉知不以是集為嚆矢。」³⁷隱然有將李、杜等大家詩作視為「試律進階」之意，李、杜五言排律所以為諸選家所重，據此可思過半矣。

五、結論

本文嘗試以「試律」為概念核心，歸納清人所選的 21 部唐詩選本，概分為「單選試律」、「不選試律」及「兼選試律」三種。按理說，在朝廷試詩政策確立後，「單選試律」的選本最具指導應試效益，理應為出版大宗。實則不然，三類選本中，「單選試律」的選本，反倒不如「各體皆收兼選試律」的選本來得普遍；即使書名標示「應試排律」（如周大樞《應試排律精選》）或「五言排律」（如牟欽元《唐詩五言排律箋注》），或者在封面標榜「專選五言長律，備場屋館閣之用」（如徐曰璉、沈士駿合編之

³⁷ 清·臧岳：《聞式堂唐詩類釋》，卷前所收錄葉之榮序文。

《唐律清麗集》），也都雜錄應試之外的應制、酬贈、記述等性質的五言排律。蔣寅〈科舉試詩對清代詩學的影響〉一文指出：「試帖詩學與一般詩學在乾隆以後不是呈現分化而是呈現合流的趨勢。」³⁸其後並舉例：除了梁章鉅（1775-1849）《試律叢話》、翁昱（?-?）《試律須知》等少量著作的書名仍標示「試律」字眼外，多數因應朝廷功令而編纂的蒙課詩法，如朱琰（-1766-）《學詩津逮》等書，仍以一般詩學面目行世。換言之，「各體皆收兼選試律」的選本反倒取代「單選試律」者，逐漸成為選本主流。此種選詩方式，既可使學詩者收「取材廣博」之益，也能藉由與其他詩體合選，沖淡單選試律的功利色彩，以及因試律「格卑」所導致的負面評價。

此外，比較「不選試律」與「單選試律」的兩類選本，前者多為初學讀本，後者則為指導應試之用。李、杜兩家詩在不選試律的唐詩選本中，入選數量堪稱數一數二，但在「束我就題」的單選試律選本中，卻出現李、杜兩大家「竟在孫山之外，而無名子以一篇一句遂傳其人多矣」的現象。可見試律不僅題材、寫法有別於一般詩作，也連帶影響選本中的熱門詩家名單。李、杜兩人雖為唐詩兩大家，然於「試律」一道，終究因不能降格為之，而不得不讓位於白行簡、蔣防、元稹或其他無名之輩了。

至於試律之外兼選其他詩體的選本，或者作為未來入仕進階之用，或具有「詩體大全」之參考意義，李、杜的友朋酬贈、記遊記述的五言排律，不僅具有「標大家之極軌」的典範意義，詩作的章法結構、脈絡，也有助於提升試律格調，也因此，李、杜的五言排律儘管非為應試而作，卻具有「試律進階」的參考價值，無怪乎諸多選本要競相選錄了。

由此可見，試律詩固然和一般傳統詩歌創作有別，但仍是在古典詩的規範內進行之創作，故而李白、杜甫這類「大家」之作，仍具有詩歌教學的範式作用。換言

³⁸ 蔣寅：〈科舉試詩對清代詩學的影響〉，頁 163。筆者整理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所載，「各體皆收兼選試律」的選本，除本文文中所列者，尚有：毛張健《試體唐詩》（孫書，頁 282）；吳學濂《唐人應試六韻詩》（頁 287）；張希賢、李文藻《全唐五言八韻詩》（頁 305）；吳鴻《唐詩韻音箋注》（頁 336）；吳瑞榮《唐詩箋要》（頁 350）；陶元藻《唐詩向榮集》（頁 356）；劉廷忠《唐詩說》（頁 375）；王榮緒《唐詩讀本》（頁 382）；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鈔》（頁 385）；盧鋈、王溥《初盛唐近體讀本》（頁 393）；沈裳錦《全唐近體詩鈔》（頁 412）數本。

之，詩歌創作儘管有功能性的差異，但就詩歌的審美性而言，某些共通原則的追尋是始終不變的。

探討李、杜五言排律在清代試律選本的選錄情形，另一個值得留意的現象是：沈德潛《唐詩別裁集》選錄李、杜五言排律的影響力。筆者在整理乾隆年間刊刻的一般唐詩選本時，留意到有些選本在封面標示「沈歸愚先生定」（如徐曰璉、沈士駿合編《唐律清麗集》）或「沈歸愚先生鑒定」（如黃叔燦《唐詩箋註》）；有些選本卷前收錄沈德潛所撰寫的序文（如李因培《唐詩觀瀾集》與黃叔燦《唐詩箋註》），有些選本更表明係以《唐詩別裁集》作為選錄的底本（如桂延《唐詩韻選》³⁹）。參閱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另有毛張健《試體唐詩》（孫書，頁 282）、吳成儀《全唐詩鈔》（頁 346）、陳明善《唐八家詩鈔》（頁 379），卷前也都有沈德潛之序文，袁漫恬《唐音拔萃》（頁 380）封面亦題有「沈歸愚先生手批本」字樣，可見沈德潛對乾隆年間及其後的唐詩選本，實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在。進一步檢視《唐詩別裁集》所選 5 首李白五言排律，全部納入〈表六〉的熱門詩題；所選 18 首杜甫五排，也有 13 首納入〈表七〉的熱門詩題。相較於康熙 43 年刊刻的《唐音審體》，所選 3 首李白五排雖與沈德潛相去不遠（見〈表六〉），但所選錄的 18 首杜甫五排，卻僅有 4 首列入〈表七〉的熱門詩題中，兩相比較之下，更可見沈德潛選詩（尤其是杜詩）的慧眼及影響力。這部分礙於溢出題旨，留待日後再作整體觀照、探討。

最後順道一提的是，本文所以能順利完成，實得力於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的唐詩選本電子書。論文撰寫過程中，對於版本差異以致影響選本分類與推論，更是感觸良多。如劉文蔚《唐詩合選》一書，筆者原據楊業榮編選的 8 卷本，將之歸於「不選試律」之類，卻難以理解卷前〈原序〉謂本書「專取立唐樂府、古詩、律絕、試帖而詳解之，顏以合選」之「試帖」所謂為何？及至參考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始知另有 12 卷本，後透過越南「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化計畫」網頁上傳的電子書，得見卷 9-12 所收錄的 258 首試律詩，遂緊急修正論文中與本書相關的

³⁹ 刊刻於道光年間的桂延：《唐詩韻選》（哈佛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卷前〈敘〉文云：「今世選刻之本，層見迭出，首推《別裁集》最為善。……向曾取《別裁集》中五、七言律及絕句，依韻彙得三百首，弗及古體，第以為初學津梁。」

論述。此外，筆者透過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所見《唐詩選勝直解》與《唐詩體經》二書，也與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所述⁴⁰有異。未來深切期盼有更多散佚的珍貴古籍（尤其是唐詩選本），能以電子書方式典藏、流通，以嘉惠廣大研究者。

⁴⁰ 差異處詳見本文註 20 及註 22 說明。

徵引文獻

一、原典文獻

- 清·王夫之評選，任慧點校：《唐詩評選》，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8。
- 清·牟欽元：《唐詩五言排律箋注》，哈佛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
- 清·吳廷偉、顧元標：《唐詩體經》，哈佛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
- 清·吳昶：《唐詩選勝直解》，哈佛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
- 清·宋宗元：《網師園唐詩箋》，哈佛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
- 清·李因培評選：《唐詩觀瀾集》，哈佛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
- 清·李重華：《貞一齋詩說》，收入丁福保編：《清詩話》下冊，臺北：西南書局，1979。
- * 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香港：中華書局，1977。
- 清·周大樞：《應試排律精選》，哈佛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
- 清·姚鼐：《今體詩鈔》，《四部備要》集部第584冊，臺北：中華書局，1981。
- * 清·紀昀：《唐人試律說》，收入新文豐出版社編：《叢書集成三編》第61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
- 清·孫洙著，陳婉俊輯注：《唐詩三百首》，北京：中國書店，1991。
- 清·徐曰璉、沈士駿：《唐律清麗集》，哈佛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
- 清·桂延：《唐詩韻選》，哈佛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
- * 清·康熙御定，陳廷敬等奉敕：《御選唐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705-70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清·黃六鴻：《唐詩筌蹄集》，哈佛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
- 清·黃生著，諸偉奇主編：《唐詩摘鈔》，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
- 清·黃叔燦：《唐詩箋註》，哈佛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
- 清·楊逢春：《唐詩釋》，哈佛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
- 清·臧岳：《聞式堂唐詩類釋》，哈佛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
- 清·劉文蔚：《唐詩合選》（12卷本），漢喃古籍文獻數位典藏。

- 清·劉文蔚著，楊業榮編選：《唐詩合選》（8卷本），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6。
- 清·錢良擇：《唐音審體》，昭質堂藏版，臺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庫館藏。
- 清·覺羅勒德洪等修纂：《大清歷朝實錄》第15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

二、近人論著

- 周作人：《秉燭談》，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 * 邱怡瑄：《紀昀的試律詩學》，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
- 唐蕓蕓：〈清代科舉加試試帖詩之探析〉，《南陽師範學院學報》9：4（2010.4），頁56-61。
- * 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上海：上海書店，2005。
- 商衍鑾：《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及有關著作》，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
- 陳伯海：〈清人選唐試帖詩概說〉，《古典文學知識》5（2008.10），頁69-78。
- 陳志揚：〈論清代試帖詩〉，《學術研究》4（2008.4），頁131-135。
- * 陳美朱：《明清唐詩選本之杜詩選評比較》，臺北：學生書局，2015。
- * 彭國忠主編，韓立平、王婧之、獨孤嬋覺注評：《唐代試律詩》，合肥：黃山書社，2006。
- * 賀巖：《清代唐詩選本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越南國家圖書館、越南喃保護基金會：《唐詩合選詳解》，《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化計畫》網站，2009年6月9日，網址：<http://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967/>（2016年5月20日上網）。
- 楊春俏：〈清代科場加試試帖詩之始末及原因探析〉，《東方論壇》5（2005.10），頁65-69。
- * 葛景春：《李杜之變與唐代文化轉型》，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
- * 蔣寅：〈科舉試詩對清代詩學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10（2014.10），頁143-163。
- 薛亞軍：〈清人選評箋注唐人試帖簡說〉，《中國典籍與文化》2（2001.6），頁81-84。
- 韓勝：《清代唐詩選本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Qing] Ai Xin Jue Luo Xuan Ye & Chen Ting Jing, *Yu Xuan Tang Shi* [The Tang's Poem anthology by emperors] adopted in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printed by Jing Yin Wen Yuan Ge] Vol. 705-706,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1986).
- [Qing] Chen De Qian, *Tang Shi Bie Cai Ji* [Tang Poetry Anthology], (Hong Kong: Chung Hua Book Co., 1977).
- Chen Mei Chu, *Ming Qing Tang Shi Xuan Ben Zhi Dushi Xuan Ping Bi Jiao* [Study on Tang Poetry Anthologies about Du's poems betwee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Taipei: Student Book, 2015).
- Ge Jing Chun, *Li Du Zhi Bian Yu Tang Dai Wen Hua Zhuan Xia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Li's and Du's Poems and Tang Cultures], (Zheng Zhou City: Daxiang Books, 2009).
- He Yen, *Qing Dai Tang Shi Zhuan Ben Yen Jiu* [Study on Tang Poetry Anthologies in the Qing Dynasty],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Qing] Ji Yun, *Tang Ren Shi-lü Shuo* [On the Tang-Dynasty Imperial Examination Poetry] adopted in *Cong Shu Ji Cheng San Pian* [The No.3 Series of Books Integration], (Taipei: Xin Wen Feng Publishing Co., 1997).
- Jiang Yin, *Ke Ju Shi Shi Dui Qing Dai Shi Xue De Ying Xiang* [The Effect on Qing Poetics of the Poetry Component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Zhong Guo She Hui Ke Xu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Vol. 10 (Oct, 2014), pp.145-163.
- Peng Guo Zhong, *Tang Dai Shi-lü Shi* [Shilu Anthologies in the Tang Dynasty], annotated by Han Li Ping, Wang Jing Zhi, Du Gu Chan Jue, (He Fei: Huang Shan Bookstore, 2006).
- Qiu Yi Xuan, *Ji Yun De Shi-lü Shi Xue* [Study of Chi Yun's Poetic Assays], (Taipei: Master dis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009).
- Sun Qian An, *Tang Shi Xuan Ben Ti Yao* [Introductions of Different Tang Poetry Anthologies],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2005).

